

东平百年历史的图像丰碑

——郭云策新著《东平百年历史图志》读后

□杨传珍



郭云策新著，一部10卷本《东平百年历史图志》终于问世了。郭云策这次给我的是强烈的震撼，他以一己之力成就了这样一座宏大的文化工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东平百年历史图志》记录了清朝灭亡、民国肇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3个历史时期、120年的东平社会发展历程，反映了“东平综合性通志，图文并茂、互为表里的一个概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我国新编地方志中，《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实属罕见之作。在这样一个历史坐标上认识《东平百年历史图志》的价值、功用，其意义更为凸显。《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序作者、著名文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李永祜先生指出“我国被称为正史自晋代而下直至清代的二十五史，延及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照相摄影异军突起，介入人物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述社会历史，成为最快捷、最感性、最直观的手段。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中国，就出现了老报人曹聚仁等编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通史》《中国抗战通史》。此两书，特别是后者，一经问世，即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响。《中国抗战通史》以文为主，以图为辅，所选照片系全国性的内容，但属于单一性的战争专志”，《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则是图文并重的“该县百年综合性的通志”。在这里，李永祜教授对《中国抗战画史》和《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前后相

距约80年的两部书作了比较，并将两书作者相提并论，可见《东平百年历史图志》所具有的重大史料价值和《东平百年历史图志》作者所作贡献的高度认可。

这部《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属于史学、档案学和新闻学门类，数千张图片，上百万文字说明，选取一个地域的社会发展进程，全方位、多维度地记叙历史。乡土的，也是民族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一个地方能产生一部真实可信而又趣味盎然的百年乡土史册，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东平百年历史图志》不仅从宏观上记述了东平百年历史，也从微观的角度留影社会发展的脚步。宏观与微观互相映照，从而使其具有了博大与深邃的内涵。成就这样一项宏伟工程所依据的资料，需要广泛的收集、广博的知识和缜密的思考，方能保证其视野的宏阔和记述的准确。在作品架构和细微描述方面，作者表现出了超凡的驾驭能力。走进《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就进入了东平多彩的百年历史，其中有庙堂，有江湖，有岁月的回声，有山河的壮丽，从卷首至卷尾，犹如疏密得当、曲径通幽的连环画廊，令人眼界大开，惊叹不已。内容涉及3个世纪，如此壮阔的历史舞台，著者以锐利的笔锋，书写了众多人物和世间万象。如果把《东平百年历史图志》与他已经出版的一系列作品排列起来，就是一个东平近现代编年史的立体性架构。窥一斑而知全豹，作者几年前出版的《20世纪东平人物》和这部《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说两书是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缩影、一幅镜像，似乎也不为过。

为了这部作品，郭云策历经15年艰苦跋涉，寻寻觅觅，探寻了本地区各领域、各行业、各部门以至偏僻乡村的角角落落，不管旅途长短、酷暑寒冬，风雨无阻，一直前行。一部《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充分展示了他百折不挠的生命、坚韧不拔的意志、顽强不屈的精神。他常常一个人写作到深夜。深夜，四周一片寂静，他双目凝视，是一双睁开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眼睛。恢弘而深切的追问，穿越时空，在苍天下回响，在大地上飞扬。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累得眩晕，他说，为了《东平百年历史图志》，体重下降了20斤，眼镜从最初配制的200度上升到500度。为抢救东平文化，他满世界奔走，一切开支都是自费。他说有一次到一座城市采访多人，为了节省点银子，不坐出租车而搭乘价格便宜的人力三轮车，

当时感冒初愈，竟引发重感，本想省下点钱，却多花了几百元治病。我相信《东平百年历史图志》中的每一幅照片背后，都有一番不同寻常的经历，每一段文字里面，都藏着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

前贤曰：“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宋·苏轼《晁错论》），郭云策著述《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历尽艰辛而“至于成功”，可谓当今时代大禹治水精神的一个范例。

郭云策是中国作协会员，他的多彩人生，等身著作，岂仅“一道壮丽的文化风景”所能概括，风景之后有更美的风景，他搅起的是一阵阵文化风暴。环东平周边各县，世人皆知“东平有个郭云策”，而慨叹本地没有这样的人才。郭云策已然成为东平文化的一张至为高尚的亮丽名片。

我和郭云策相识多年，近10年来我住在县城，与他多了见面机会，有时相对而坐，一杯茶水，海阔天空，放怀畅谈。静夜聊天，或许就是他宝贵时间中难得轻松的时刻。他集创作和治学之大成，其治学成果尤被世人看重。他的全部著作中，我认为最珍贵者当为《历代东平历史志集校》《20世纪东平人物》《东平百年历史图志》3部，这是可以世代流传的作品。3部书，已成为国家版本馆、省市图书馆、纪念馆和博物馆、著名高校、社科院所等文博单位的馆藏、库藏，同时也是东平文化传承至为宝贵的“家藏”。他对东平历史文化所做出的“文本”性质的巨大贡献，我以为无论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我和郭云策虽然相识经年，但他还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他常显憔悴、形销骨立的面貌身影，熟悉他不好烟酒、不究吃穿的随意生活，熟悉他不加掩饰的言谈举止；而陌生他时时蕴藏或酝酿着的创造力和爆发力，不理解他苦行僧般自讨苦吃、自找罪受的生存方式。很多年来，他在常人无法克服的困境中，不怕坎坷，不惧荆棘，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向诗和远方追求。我真弄不明白，以他那样的羸弱之躯，哪来这么丰盛的精力呢？他迈着没有止境的追求脚步，一个目标的到达即是下一个目标的开始，甚至是多个目标的交叉进行。已届古稀之龄，按人生常规，该是含饴弄孙坐享人生清福的时候

了，而他却愈加繁忙，如孔夫子说颜回：“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学而》）

郭云策的文化成就与其奋发图强的个人形象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文学创作和史学研究同他的血肉之躯已浑然一体。据我所知，有业内友人多次建议他写自传，他都一笑了之。他认为自己是小人物，不值得写自传。对他不了解的人常常有距离感，其实，他的个人经历和情感并非深藏不露，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他诸多作品集中的自序或后记中窥见其内心世界，那些自序或后记，都是显露真性情的好作品，字里行间有作者自觉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表露，也蕴含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情。他认为，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百二十年的东平，历经了多次改天换地的重大社会变革，一直缺少具有直观性、系统性的史籍出现，这是一种遗憾。郭云策以自身厚重的历史知识素养和卓具识见的文化自觉，勇敢地承担起了弥补遗憾的重任。这种自觉性，是一种可贵的、令人敬仰的精神，他为当代和后世留下的岂仅是一座文化高山。著名泰山文化学者周郭在他发的微信中称道《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工程浩瀚，史料珍秘，名山伟业，功垂东原”，应是极恰当的赞誉。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写有“发愤著书”一词，他以自身遭际，联想到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子，阐述了“发愤著书”的基本内涵，即“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其核心思想是通过著述来抒发“内心郁结”。司马迁发愤著《史记》与屈原怀忧作《离骚》一脉相承，他列举了孔子等众多事迹形成系统，成为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构成了“发愤著书”的历史人物群体，“发愤著书”由此成为一种为人感动的、敬仰的、震撼的行为模式，也成为一种具有深厚内涵和典范意义的文化方式。作者无意把《东平百年历史图志》与《史记》相类比，只想说明，郭云策也是“发愤著书”，他人生中经历过很多的磨难，读者可以从他的作品集自序和后记中解读他若隐若现的人生经历，《东平百年历史图志》题记之二更是其“发愤著书”的注脚：“任谣言的毒舌把我的肉体啄破，任诽谤和误解将我的尊严撕裂，善良、清白、高尚，永远是我们不倒的品格。我宁愿承受一切恶意的损害，面对脚下泥土，倾注全部心血，在产生了罗贯中、万里的这片伟

大土地上，我们怎能丢弃自己的历史、公正的评说。”极简洁的语言，极沉痛的愤怒，极坚定的浩然大志。《东平百年历史图志》之诞生，所继承的正是这种传统“发愤著书”群象所具有的历史和现实的本质意义。

东平古代优秀文化的传承，当今文化成果的积累，我总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郭云策的努力。他一生挚爱文化，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他一直做着东平的大文化事业。他创造了许多东平文化的“第一”：他主笔写出了第一部《东平县政协志》；他主持成立了东平县文艺界各协会组织；他创办了经过官方审批的多种刊物，如《东平湖》《东原文化》杂志等；他主持筹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平最大规模或称史无前例的“中国东平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后，罗贯中故里牌坊、罗贯中纪念馆、水浒古镇等建筑景点的诞生，都与这次会议有直接关系。他因工作而与国内许多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出版单位的资深教授、顶级专家、知名学者结识，应邀参加全国各地有关专题学术活动，引进各地学术成果，也将东平的文化学术动态及成果宣传出去，让世人认识东平、走进东平。他视野开阔、胸怀宽博，既具独立之人格，又有独立之思想。

年届70的郭云策，显然已进入老年人行列。人到老年，写作容易出现落伍于时代的痕迹。而他的创作势头却没有衰减，笔力也没有老化，其从作家到学者的转型，仍然蓬勃着宝刀不老的旺盛精力，笔下文字依然泉涌着青春时代的热烈、奔放和激情。他用时光的金线编造着一个又一个文化奇迹，时光的金线也将他塑造成一个有作为的人物。生命坎坷多艰，作品厚重丰富，穿越其文字的矩形方阵，他让人们感受到的依然是一颗年轻的心灵和不老的魂魄。迄今为止，他发表的作品、编辑的刊物、出版的著作，其庞大的体量，在东平古今文化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作为一个地方的当代作家，堪称奇观。

郭云策为抢救和传承东平文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头上却没有被世俗者视为荣耀的高级光环，他在东平文化领域的辛勤付出和不凡贡献，理应是劳动知识分子最为典型的劳模，然而他不是哪级劳模，但毫无疑问，他是当代东平屈指可数的杰出人物。一片丰腴的土地和一个优秀的作家天然相遇。东平哺育了他，他给予东平的是丰厚的馈赠和回报。

司马光与庞籍

□李鹏

近日，学校组织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我所带小组的研究课题为“唐风宋韵，锦绣文章——诗词中的东平”。学生们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了宋代名臣司马光的一首诗：

奉和始平公忆东平

相印东临汶水阳，两看春叶与秋霜。
登山置酒延邹湛，上马回鞭问葛强。
溪竹低垂寒滴翠，露荷相倚净交香。
宵衣深念长城固，肯待从容傲醉乡。

看到这首诗后，大家产生了疑问。诗题中的始平公是谁？司马光和始平公都到过东平？他们与东平有什么样的故事？带着这些疑问，学生们开始搜集资料，并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司马光其人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省）人，家居涑水乡，人称涑水先生，晚年自号迂叟，卒谥文正，追封温国公，世称司马温公。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嘉祐六年（1061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宋神宗即位，诏为翰林学士，以不善骈文坚辞不就，乃任御史中丞。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司马光因其政见不合，自请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绝口

不论政事，致力于编写《资治通鉴》。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起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元祐更化”，尽废新法，当政八月而卒。

我们熟知司马光，除了受到他所编著《资治通鉴》的影响，还与“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有关。

正史中的司马光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父司马池对其非常严格，同时，司马光本人也立志苦学，幼年时期便表现出与年龄不符的聪慧与才华。

1038年，年仅20岁的司马光中进士科，本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刻，父母却接连离世。司马光在《祭庞颖公文》中述：“孤苦蠢愚，不能自立，长号四望，谁复顾哀？惟公眷怜，过于平日。”这时期的司马光逐渐与仕途疏远，加上连丧双亲的悲痛，孤独无依。正是这时，庞籍不忘与司马光的旧谊，关心和提携了司马光。司马光将庞籍引为莫逆，并穷尽一生追随庞籍，可谓事出有因。

庞籍其人

庞籍（988年—1063年），字醇之，单州成武（今山东成武）人。历知黄州司理参军、开封府兵曹参军、大理寺丞、知襄邑县、群牧司判官、知秀州、殿中侍御史、福建转运使、刑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陕西

体量安抚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工部侍郎、枢密使、中书门下平章事，位极人臣，是仁宗朝的名相。晚年受贬，先后知郢州、并州、青州，以太子太保致仕，封颖国公。

那么庞籍与陕西省始平县又有什么关系呢？《温公集》卷七十六《太子太保公墓志铭》曰：“其先出于周之毕公，因邑命氏，近世自郢（今山东东平）徙居单之成武。”庞氏近世为山东人，其先出自周之毕公。司马光以祖先封地尊称庞籍，遂以近古之“始平”称之。始平至宋代虽已改名，宋人却往往称其旧名，这也是古代文人的一种雅称。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将南昌称为“豫章故郡”，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将岳阳称为巴陵，都是这种用法。

庞籍封颖国公，谥庄敏，人们一般称他为庞颖公或庞庄敏公，唯独司马光常称他为始平公，这是出于对庞籍一种特殊的感情。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与庞籍曾同为群牧判官，其时两家居相近而过从甚密。司马光从小就受到庞籍的赏识，后又得其举荐提拔，特别是在丧父以后，庞籍把他当作学生和儿子一样看待。因为这个关系，司马光也把庞籍当作父亲一样看待，故很少直呼庞籍的谥号，而常尊称他为始平公。

庞籍、司马光与东平

郢州，故址在今东平县。隋开皇十年（590年）置郢州，隋大业二年（606年）改郢州为东平郡。唐武德五年（622年），置郢州为总管府，统郏、濮、兖、戴、曹5州，共30县。唐武德七年总管府改为都督府。唐贞观元年（627年）撤府。唐乾元元年（758年）复为郢州。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改郢州为东平府。至此不复置郢州。

1053年7月，已经身居相位的庞籍因事罢相，被贬知郢州，第二年，已经和包拯、欧阳修、王安石等名臣同居群牧判官一职的司马光毅然放弃了朝中要职，到东平追随庞籍，并欣然写下了《奉和始平公忆东平二首》。

司马光到郢州后，先担任郢州典学官，负责督导本地的文教，不久后，庞籍提拔他当了郢州的判官。判官一职是知州的副手，因此，庞籍在郢州的许多工作都由司马光代劳。

到了至和三年（1055年），宋仁宗以庞籍“习知夷狄情”，改任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并州，负责西北边防，对付西夏。司马光又被庞籍带到并州做通判。

1055年，庞籍离开郢州，至此，《宋史》中赫赫有名的庞籍、司马光与东平的情缘画上了句号。

庞籍与东平庞氏

我们在翻阅资料时看到，庞籍虽然是菏泽武成人，但他的祖辈却生活在郢州，即今天的东平。庞籍与现今生活在东原大地上的庞姓是否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呢？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东原庞氏族谱》，可惜的是，由庞氏族谱中所列先辈事迹，我们无法找到直接证据证明东原庞氏是庞籍的直系亲属。这也许是因为现有资料不够充分的原因，未来我们会继续探寻东原大地上的闪耀明珠。

总结

虽然我们没有证实自己的猜想，但是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重新认识了电视剧中赫赫有名的大反派庞太师，这是一位允文允武的英雄人物，不应该继续被演义小说和电视剧黑化。司马光与庞籍既是晚辈和长辈的关系，也是朋友关系，既有上下级的关系，又有亲人般的密切关系，从中，我们也更清楚地看到司马光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

近来，东平县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大宋不夜城声名远播，影响力越来越大。庞籍、司马光与东平的交集，能否与文旅产业相结合，开发出属于东平的“大宋密盒”呢？让我们继续期待。

（作者系东平县佛山中学教师）

